



93岁,常沙娜“惊艳”春晚

受敦煌壁画里的藻井图案启发,她在天顶正中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、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。如今,这朵来自敦煌的花依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顶上熠熠生辉。

1994年,常书鸿走完了90年人生路。弥留之际,他嘱咐女儿把自己的骨灰埋葬在莫高窟:“如有来生,我还做常书鸿,还要守护在莫高窟。”

“我父亲给我写过一封信说:‘沙娜,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……到了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。’这句话一直铭记在常沙娜心中,也融入她的作品中。

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,常沙娜为中央人民政府设计了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物——纪念性雕塑《永远盛开的紫荆花》,其灵感正是来自敦煌壁画。

自1998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休后,常沙娜埋首于设计工作和敦煌艺术研究,到各地开展文物保护调研。直到2008年,她被诊断出恶疾。

这场大病让常沙娜彻悟时间的珍贵,她要在有生之年推广敦煌文化。

记者曾问常沙娜,其艺术创作原则是什么,她回答:“我的艺术创作原则,就是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,也是梁思成、林徽因等老先生奉为宗旨、不停地阐述的——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。这指的就是文脉,一种民族的、血液里的东西。”

尹洁 李璐璐
(摘自《环球人物》)

介绍,之所以选取这四个朝代,是因为它们的纹样差异足够广,且样式丰富、特色鲜明。

汉代纹样既庄重又有锐度;唐代纹样繁盛,“连狮子都长着翅膀”;宋代纹样典雅而又鲜明;明代则有很多“谐音梗”纹样组合,比如两个柿子的图案,寓意“事事如意”。

为了给全国观众送上这道“色香味”俱全的“年夜菜”,常沙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,将各朝代的代表性纹样组合绘制到一起。

当精美的纹样在屏幕上像扇面一样层层展开、像罗盘一般缓缓转动时,中华文明的积淀、传承以及大气磅礴的美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常沙娜则说,中国传统纹样产生于人民,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度和温情,通过现代设计的形式,更可以体现本民族的文化品格。

“一定要返回中国,要去敦煌”

记者上一次采访常沙娜时,她已近90岁高龄。

那天她带着记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博物馆参观“花开敦煌——常书鸿、常沙娜父女艺术作品展”。“这是我爸爸常书鸿的作品。你看,这是临摹的莫高窟254窟。”她深情而骄傲地说,“幼时我在敦煌学画,爸爸对我抓得很紧,有空就来指导,让我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

背景,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。”

“我办这个展览,是对父亲的纪念,是向父亲诉说我坚守敦煌的承诺,是希望唤起更多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。”

常沙娜出生在法国里昂,在巴黎度过童年。当时围绕在常书鸿身边的,皆是留法艺术学子。他们聚集于常家公寓,畅谈中外艺术。

1935年的秋天,常书鸿在塞纳河畔散步时,从一个旧书摊上看到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编辑的一本画册《敦煌石窟图景》,顿时感到极大震撼,“一千多年的历代艺术在那里!”

常书鸿当即决定,要返回中国,要去敦煌。

1943年,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,常书鸿偕妻带女来到敦煌,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,全身心投入到修复壁画、搜集流散文物以及临摹壁画中。

“那时的敦煌,放眼望去,满是沙丘和芨芨草,环境非常恶劣”。常沙娜记得到敦煌后吃的第一顿饭,是一碗只加了盐和醋的水煮面,什么菜都没有。

母亲无法忍受如此恶劣的环境,后来离家出走,十几岁的常沙娜挑起了照料家庭的重担。生活多艰,但她沉浸在莫高窟的瑰宝中,跟着父亲和驻扎在这里的艺术家们学画。

邵芳教她工笔重彩,董希文教她西方美术史,苏莹辉辅导她中国美术史,洞窟里的壁

画就是她最好的临摹对象。

当时的莫高窟被流沙掩埋,很多洞窟连门都没有,形同废墟。常沙娜就蹬着蜈蚣梯,爬进蜂房般的洞窟里临摹。

她身旁是彩塑的佛陀、菩萨,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、藻井图案,“我的绘画基础就是那样打下的”。

1945年7月,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,常书鸿的工作陷入困难。为募集资金、招纳人才,他在兰州举办了“常书鸿父女画展”,引起很大反响。一个美国人看了画展后,决定资助常沙娜到美国学习。

1948年,常沙娜远赴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术学校,接受系统的西方绘画训练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报效祖国成为留美中国学生的共识。1950年的冬天,19岁的常沙娜乘坐“威尔逊号”轮船回到了中国。

“文脉,民族的、血液里的东西”

回国后,常沙娜成了林徽因的助手,开始进行艺术创作设计。

1952年,21岁的常沙娜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了一款“和平鸽”真丝丝巾。她采用了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形式,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。

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立后,常沙娜成为学院的教师。

1958年,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,常沙娜为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计天顶装饰。

我来记,就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事。”

“琢磨”,是葛优在采访中提到最多的词。因为琢磨角色而导致失眠,更是家常便饭。电影拍摄的50天周期里,有45天他都要靠吃安眠药入睡。“演员总希望自己有所变化,我也一样,毕竟演戏总是一样,还有什么意思?但要做到不一样,实非常难。因为你的招数,随着年龄增长都用得差不多了。必须承认,秦奋身上有葛优的成分,这是脱离不了的,就连喜怒哀乐的表情都差不多。所以

人称葛优为“国民演员”,角色接地气、表演自然不做作。但谈到表演,葛优认为自己很多时候琢磨得还不够透,就更谈不上演得有多好了。

合作多年,葛优和冯小刚早就摸透了对方的心思。但在葛优眼里,《非诚勿扰3》里的冯小刚变了,电影柔和了,他也柔和了,不怎么着急了,实在要急的时候都尽量



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。冯小刚曾说,“排面”这事儿,在葛优那儿根本不存在。他从小在北影大院里长大,见过了太多名人,从来没有前呼后拥这种事儿,人家照常买菜洗衣服,“从小身边就都是这样的人,自然也从没这个(‘排面’)概念”。也因此,到现在你依然能在菜市场里看到葛优,遇上有观众要求签名、合影的,他从不拒绝,完事儿还得乐呵呵地把人家送走。他总说,这事儿对自己来讲可能经历过成千上万次了,但对别人来说那都是第一次,“第一次的事儿可不能大意了。您要是理解了,也就能做到了”。

葛优表示演员一定要谦虚,要经常与导演沟通。如今年龄大了,要接受自己的戏路会变窄。毕竟,60岁演不了30岁。以前,你演主角的时候很多人给你演配角,现在你就要往配角上考虑了,要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,多替别人想,尽量完成。至于未来,就时刻准备着,看有什么样的剧本和角色,随缘吧。

周慧晓婉(摘自《新京报》)

在202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,创意节目《年锦》惊艳了全国观众。

一幅幅寓意吉祥的中国古代纹样,通过演员们的现场表演+虚拟合成技术,呈现了一场“古代时装大秀”。节目的艺术顾问是常沙娜。看到这个名字,很多人会想起她的另一个称号——“永远的敦煌少女”。尽管,她今年已经93岁了。

纹样变迁,跨越千载

《年锦》是一场传统文化+现代科技的视听盛宴。

节目选用了中国朝代汉、唐、宋、明寓意吉祥祝福的代表纹样,与华丽的舞美技术相融合,织出一幅跨越千载的纹样变迁图卷。

汉代衣身通身刺绣,缘边采用织锦云纹、茱萸纹等纹样,庄重而又不失纤柔之美。唐代:衣饰遍身绮罗,裙上雁纹、狮子纹等,尽显繁复华贵。宋代:服饰色彩清新淡雅,牡丹、海棠等花卉纹样繁多。明代:立领对襟短衫,搭配经典马面裙,大吉葫芦纹寓意吉祥。

据春晚歌曲组导演张昇凡

“演戏真的很难啊!”——你很难想象这话出自“葛大爷”之口。

2024年元旦档,由冯小刚执导,葛优、舒淇回归主演的经典喜剧IP《非诚勿扰3》正式上映。无论是剧情片还是喜剧片,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,演员葛优都是个特别的存在。而在演员工作之外,他很少参加综艺节目或商业活动,甚至在宣传期内都极少接受采访。

幸运的是在电影《非诚勿扰3》紧张的宣传期里,葛优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。他恐惧外界贴上的“贺岁片专业户”“楷模”标签,“可千万不能这么说,接不住”,他说“表演是无止境的,即便有了点儿成就,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。因为演戏真的很难啊!是需要想,需要不断琢磨的”。

那些风趣、幽默的角色影响并改变了

《非诚勿扰3》的故事发生在2031年。此时,梁笑笑已经在海外漂泊了十年,年近七十的秦奋在海边的房子里独居,每天都盼着笑笑回家。直到有一天,他的好友老范给他带来了一个一模一样的AI版笑笑,秦奋和“真假”笑笑开始了新的爱情故事……

从2008年贺岁档该系列首部上映至今,《非诚勿扰》已陪伴观众走过了十五个年头,影

片中的男主角秦奋神经大条但重情重义,嘴不着调但善良实在,且永远保持着舒服、自信的状态,幽默感更是信手拈来,这让很多观众把他与葛优画上了等号。

“你说谁随了谁?”葛优想了很久,“其实我的性格不适合做演员,以前我属于看到人就害怕的那种,紧张、冒汗。现在说‘葛优社恐’肯定没人信,毕竟我朋友挺多的。但仔细想想,我现在的性格是演戏后改变的,和人打交道多了,就皮实了。顾颜(电影《大撒把》中男

葛优:表演上,我对自己要求一直挺高

主角)、秦奋,都影响了葛优。最初的我说话也不是那么风趣、幽默,是这些角色铸就了我现在的性格。”

拍摄50天、失眠45天,拿到角色先恐

在已知的职业生涯中,葛优无疑是一个被机会眷顾的演员,但他从不认为能轻松驾驭任何一个角色。即便是其已经出演过两次的秦奋,问他再演是不是可以轻松拿捏,他毫不犹豫地吐出两个字:“费劲”。“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,我的年龄问题,有时台词都很难记住。像当年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那么大量的台词,放到现在让

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找表演的感觉。每一个镜头都需要琢磨,不琢磨明白,第二天到了片场怎么办?”

葛优时不时皱起眉头,感叹着“不好弄”。他会时常告诫自己“别着急,一点点琢磨,慢慢享受这个过程”。尽量多给自己想想办法,既然记台词已经不是以前的节奏了,那就尽量从眼神或其他细节入手,一定要谦虚谨慎。

片场里没有腕儿,生活里不讲究“排面”

作为中国第一位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(1994年,电影《活着》)的演员,很多

忍着不发作。但说到两人在片场的关系时,葛优强调,导演面前没有什么所谓的腕儿,“人家找你,你才能演这个角色,不找你,你就没这个机会,我一定是尊重导演、听导演的。遇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,要聊,因为交流的目的是把事情做好,干好工作”。

葛优曾透露,《活着》后他推掉了不少剧本,担心题材和角色类型难出新花样。但冯小刚的贺岁片不一样,那是能给观众带来欢乐的电影,他喜欢参演这类电影。

演戏这么多年,葛优一直很在乎观众的想法,他也从不

